

少年故事叢刊

唐人小說選

第二冊

中華書局發行

唐人小說選

第二冊

中華書局



少年叢刊
唐人小說選
第二冊目錄



少年叢刊
唐人小說選 第二冊目錄

- 一 飛俠——崑崙奴磨勒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大盜飛飛……………一一
- 三 壁龍……………一七
- 四 玉簫女苦戀韋僕射……………一九
- 五 破鏡重圓……………二三
- 六 強中更有強中手……………二六
- 七 果然她唱我的詩……………二九
- 八 殺巫求雨……………三四
- 九 裴晉公濟困扶危……………三九

十	廖有方的義舉	四三
十一	夜明簾	四六
十二	夢的世界(兩則)	五〇
十三	驕縱的公主	七四
十四	薛駙馬	七五
	注釋	七七—七八

少年故事
唐人小說選 第二冊

一 飛俠——崑崙奴磨勒

一 柔弱書生

大曆年間，有一個姓崔的書生。容貌很清秀，舉動很文雅。他的父親是常朝的大臣，和朝中最大的功臣一品交誼很深，崔生自己也已经有了千牛的官銜了。

有一天，一品害病，崔生奉父命，前去問候。一品便命侍妓，捲起簾子，請崔生進去。崔生拜傳了父命之後，一品看他生得俊美，很愛慕他，便命他坐下談話。這時候，一品左右有三個侍妓伺候着，都是年輕貌美的女子。她們正在那裏用金盃盛着劈碎的紅桃，再用糖漿調和着吃。一品便命一個穿紅綃衣的侍妓，托着一盃桃漿，送給崔生吃。崔生年紀太輕，在這幾個美妓旁邊，已



經面紅耳赤；現在再要叫他在美妓手裏接受桃漿，當然更加覺得含羞了，所以辭謝着不受。一品便命那紅綃侍妓，用匙餵給他吃。崔生無法再辭，只得接受。那紅綃侍妓看他這種怯生生的形狀，禁不住對他一笑。

過了一回兒，崔生起身告辭。一品道：「你有閑暇的時候，務必要常來看看我，和我談談，不要和我太生疎了纔好。」說罷，仍舊命那紅綃妓送他出院。崔生偶然回轉頭去，那紅綃妓便對着崔生做出一種暗示的手勢：她起初是伸出三個手指，又伸出五指，把手掌翻了三次，最後又指着自已胸前的小圓鏡；只說了一句話道：「你記着。」此外便不說甚麼話了。

二 兇猛的狗

崔生回家，對父親傳達了一品的意思之後，便回到學院裏去，仍舊讀書。可是自從和那紅綃妓一度相會之後，便整日價神思恍惚，少食懶言，容色之間，好像有甚麼重大的心事一般。左右侍僕，也猜不透他有甚麼事情。這時他家裏有一個崑崙奴，名叫磨勒。他看見崔生這種神情，

便問道：「少爺心裏究竟有甚麼事情，要這樣地憂愁，您何不和我談談呢？」崔生道：「你們這班人，有甚麼知識，而來問我的心事呢？」磨勒道：「您只要講給我聽，我一定可以替你解決，無論遠是近，我一定可以替你辦到。」崔生聽他的話說得奇怪，不免一驚，便將問病遇紅綃這件事，完全告訴了他。磨勒一聽，便道：「這不過是件小事罷了，何不早和我講，卻要自己苦苦地憂愁呢？」崔生又把紅綃向他隱語的舉動告訴他，磨勒道：「這有甚麼難解呢？她伸出三個手指，這是說一品府內有十院歌姬，她是第三院的；她伸出五指連翻三次，這是十五的數目，便是表示在本月十五那一天；她指着胸前小圓鏡，這是說十五夜裏，月圓如鏡。併攏來說：她是一品家第三院的歌姬，請你在十五那一天的月明之夜，到她院裏去。」崔生一聽，恍然大悟。便對磨勒道：「那末你有甚麼方法可以使我解憂呢？」磨勒笑道：「後夜便是十五，請你命人染兩匹青絹，替你做一套包裹身體的衣服。我知道一品府裏有幾頭極兇猛極機警的狗，守在歌姬的院門之外；平常人進去，便要被他咬死。這是有名的曹州孟海的狗，在這世界上，除出我，便沒有

人可以弄死這幾頭狗了。今天夜裏，我先去打殺這幾頭狗。」崔生聽說以後，先將酒肉賞他。到三更時候，磨勒便帶着一柄鍊錘出去；不到一頓飯的工夫，就回來說道：「狗已打死了，後天我們去，便沒有甚麼阻礙了！」

三 歌姬多情

這一夜三更時候，磨勒替崔生換上青衣，便施展本領，負着他跳出學院，直奔一品府；又跳過十幾重牆垣，走進歌妓的院裏。走到第三個門，只見房門未閉，裏面還有燈火。只聽她一聲聲地長歎，好像在那裏等候甚麼人。再看她首飾已經卸盡，顯出了微紅的嬌面，蹙着蛾眉，支頤獨坐，好像芳心之中，正有無限的深愁隱恨。這時候，侍衛們都已入睡；鄰近幾間屋子，也都寂靜無聲。崔生不再俄延，便掀簾而入。那紅綃妓一見有人進來，先自默默地觀察一回；認明果然是她所望的意中人，便連忙下榻，握住崔生的手道：「我知道您是聰明人，一定可以領會我那天手勢所做的隱語。可是今天我不知道你有甚麼本領，竟能够進來到這裏。」崔生便把磨勒的計

畫和作爲，完全告訴他。紅綃妓連忙問道：「磨勒現在何處呢？」崔生道：「他就在簾外。」紅綃妓連忙用金杯斟了一杯酒，賜給磨勒。

他倆坐定之後，紅綃妓便對崔生道：「我的家本來在北方。這裏的主人，仗着權威，勒逼我做他家的姬妾；我慚愧不能就死，到如今還是儉生着。可憐我臉上雖然塗着脂粉，而心裏是非常鬱結的。雖然在這裏的飲食服用，都是非常奢華，但是我心裏無論如何是不願意的，一天一天好像在這裏受罪。您的那位賢僕（指磨勒），既然有這樣的好本事，那末何妨請他將我救出這牢籠呢？我只求能够免除做姬妾的羞辱，即使叫我死，我也決不懊悔。如果出去之後，我情願一輩子伺候你，但不知您的意思怎樣？」崔生聽罷，也說不出一個計畫；只得悽悽涼涼地坐着不語。

四 矯捷的老僕

磨勒藝高胆大，在他心目中，原是沒有難事的。他聽紅綃妓這一番訴說，便道：「娘子既然

心堅意確到如此地步，那末要我救你出去，也不過是件小事罷了！」紅綃妓一聽，很爲歡喜，磨勤便把她所有的細軟貴重物件，以及粧奩之類，先負着出去，送到崔生的學院裏，接連往來三四趟；然後對他倆說道：「遲了恐怕天明，我們就此走罷！」說罷，便將崔生和紅綃妓雙雙負着，跳出院來，又越過十幾重高牆；他雖然背上負着兩個人，而他的行動仍然是既輕而且快。一品家裏守衛的人，竟沒有一個人覺察。出來之後，便將紅綃妓藏在崔生的學院裏。

天明以後，一品府裏的人，纔發覺此事；又看見守衛的猛犬已死，一品不禁大驚。便慌忙吩咐家裏人道：「我家的門戶和牆垣，非常堅固，又非常深遠，而且各門各戶，都有嚴緊的鎖鑰，來取紅綃妓的人，他竟能够飛越而入；而且寂靜無聲，不留一些形跡，這一定是一位大俠所幹的事。我們對於此事，不必再張揚出去了。不然，恐怕還有其他的禍患。」這一來，此事便隱擱不提。

紅綃妓躲在崔生家裏，大約有兩年光景了。有一次，正在春天，百花齊放；她坐着一輛小車，出去遊玩曲江。不料剛巧被一品家裏人碰見，暗地裏認明了她的來踪去跡，便回去報告一品。

一品一聽，大為驚異。便叫崔生來問他這件事。崔生不敢隱瞞，便將紅綃妓示意，以及崑崙奴負進負出的經過情形，和盤托出。一品道：「這都是紅綃妓的罪過。不過你家裏有這樣一個危險份子留存着，我可要替天下人除害。」於是立刻派五千名兵士，帶着兵器，趕到崔生的學院之外，便團團圍住，要捉拿磨勒。只見磨勒手裏握着一柄小小的匕首；倏忽一跳，便和鷹隼一般地飛上了高牆。下面的兵士同時發箭，集中他的身上射去，竟沒有一箭射中。轉眼之間，便不知他的去向了。

一品要捉磨勒而終于被他逃走；深恐他要來行刺，因此反而懊悔不該多此一舉。每天夜裏，只得多派侍衛們，帶着兵器，嚴密地保護。照這樣地過了一年纔罷。

後來過了十多年，崔家有人看見磨勒在洛陽市上賣藥。容貌仍然和從前一樣，並不蒼老。

＊

＊

＊

＊

＊

＊

【原文】

唐大歷中，有崔生者，其父為顯僚，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。生是時，為千牛。

其父使往省一品疾。生少年，容貌如玉，性稟孤介，舉止安詳，發言清雅。一品命妓軸策簾；生入室，生拜傳父命。一品忻然慕愛，命坐與語。時三妓人豔皆絕代，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劈之，沃以甘酪而進；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，擎一甌與生食。生少年赧妓輩，終不食。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；生不得已而食；妓哂之。遂告辭而去。一品曰：「郎君閑暇，必須一相訪，無間老夫也。」命紅綃送出院；時生回顧，妓立三指，又反掌者三，然後指胸前小鏡子，云：「記取。」餘更無言。

生歸達一品意，返學院，神迷意奪，語減容沮，恍然凝思，日不暇食，左右莫能究其意。時家中有崑崙奴²，磨勒，顧瞻曰：「郎君心中，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，何不報老奴？」生曰：「汝輩何知？而問我胸懷間事耶？」磨勒曰：「但言，當爲郎君釋解，遠近必能成之。」生駭其言異，遂具告知。磨勒曰：「此小事耳，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？」生又白其隱語。勒曰：「有何難會？立三指者，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，此乃第三院耳；反掌三者，數十五指，以應十五日之數；胸前小鏡

子，十五日夜月圓如鏡，令郎君來耳。」生大喜不自勝，謂磨勒曰：「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？」磨勒笑曰：「後夜乃十五夜，請染青絹兩疋，爲郎君製束身之衣。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，常人不得輒入，入必噬殺之。其警如神，其猛如虎，卽曹州孟海之犬也。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；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。」遂宴犒以酒肉。至三更，攜鍊錘而往；食頃而回，曰：「犬已斃訖，固無障塞耳。」

是夜三更，與生衣青衣；遂負而逾十重垣，乃入歌妓院內。至第三門，繡戶不扃，金釭微明，惟聞妓長歎而坐，若有所舛；翠環初墜，紅臉纔舒，幽恨方深，殊愁轉結。時侍衛皆寢，鄰近闐然；生遂掀簾而入。姬默然良久，躍下榻，執生手曰：「知郎君穎悟，必能默識，所以手語耳；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？」生具告磨勒之謀，負荷而至。姬曰：「磨勒何在？」曰：「簾外耳。」遂召入，以金甌酌酒而飲之。

姬白生曰：「某家本居朔方；主人擁旄，逼爲姬僕；不能自死，尙且偷生。臉雖鉛華，心頗

鬱結。縱玉筋舉饌，金鑪泛漿，雲屏而每近綺羅，繡被而常眠珠翠，皆非所願，如在桎梏。賢爪牙既有神術，何妨爲脫狴牢！所辱旣伸，雖死不悔。請爲僕隸，願侍光容；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？」生愀然不語。磨勒曰：「娘子旣堅確如是，此亦小事耳！」姬甚喜，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，如此三復焉。然後曰：「恐遲明，遂負生與姬而飛，出峻垣十餘重，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。遂歸學院而匿之。及旦，一品家方覺；又見犬已斃，一品大駭曰：「我家門垣，從來邃密，扃鑰甚嚴；勢似飛躡，寂無形跡，此必是一大俠矣！無更聲聞，徒爲患禍耳。」

姬隱崔生家二歲，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，爲一品家人潛誌認，遂白一品。一品異之，召崔生而詰其事；生懼不敢隱，遂細言端由，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。一品曰：「是姬大罪過；但某須爲天下人除害。」因命甲士五千人，嚴持兵仗，圍崔生院，使擒磨勒。磨勒遂持匕首，飛出高垣，瞥若翹翎，疾同鷹隼；攢矢如雨，莫能中之；頃刻之間，不知所向。崔家大驚愕。後一品悔懼，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，如此周歲方止。後十餘年，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，容髮如舊。

耳。

見劍俠傳

唐段成式撰

二 大盜飛飛

建中初年，有一個姓韋的書生，搬家到汝州去住。在路上遇着一個和尚，便和他並馬而行，兩人談談說說，很覺得投機。

後來天時將晚，二人走到快要分路的地方；那和尚指着一條歧路對韋生道：「從這裏過去幾里路，便是我的寺院；您可以到我寺裏去玩麼？」韋生允許了他，就叫家眷先走一步，自己跟着和尚走。走過十幾里，還是沒有到。韋生問他，他便隨意指一處有烟火的樹林，說那個地方便是了；等到走過那所指的地方，他卻又向前進了。後來時候已經由晚而夜，路經也因昏黑而難以辨認了。可是那和尚所說的寺院，還是不到。韋生便猜疑那和尚定是盜賊之流。韋生本來打得一手好彈弓；到這時候，他便暗暗地在靴統兒裏拿出彈弓，和十幾粒銅彈子；在手裏預

備好了之後，纔開口責備和尚道：「我帶着家口走路，路程是有一定的期限的。剛纔偶然聽你的談論，覺得投機，纔答應你的邀請。現在已經走了二十多里路，還是未到，這是甚麼緣故？」說着，便張弓發彈，不偏不倚，正打中那和尚的腦袋。不料那和尚起初好像是沒有知覺一般。韋生連發五彈，完全打中；那和尚纔慢慢吞吞地舉手摸摸打中的地方說道：「郎君呀，您不要和我開玩笑呀！」韋生一見這種情形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明知自己不是他的敵手，便無可奈何，只得停止發彈，悶悶地仍舊跟着他走。

又走了許多時候，纔走到一所莊院的門前。看見有幾十個人，拿着火把，排齊隊伍，在那裏迎接。和尚便請韋生走進一座廳上，笑道：「請您不必害怕。」隨即問左右道：「你們將韋夫人以及一行人等，安頓好了麼？」有人答道：「安頓好了。」再對韋生道：「您且請放心，今夜便住在這裏罷！」韋生回頭一看，只見自己的妻女們，另外安頓在一處；一切設備，都很豐盛。妻女們一見韋生，不免涕泣。韋生便走向和尚前面去，要想懇求。那和尚不等他開口，便攙住他的手道：

「老實和您說罷，我本來是個強盜，今天出來找您，原是不懷好意的；可是想不到您有這樣的好武藝；幸而是我，要是換了別人，一定支持不住的，今天決沒有其他的變故了，請您不必疑惑罷。剛纔在路上我所受你的銅彈，現在完全在這裏。」說着便舉手在他自己腦後一揷，那五粒銅彈，便滴溜溜地吊下來了。

過了一回兒，和尚擺出筵席來；席上擺着一隻蒸熟的小牛，牛身上插着十幾把刀子，周圍又環着一圈餅。和尚便請韋生就坐。又對韋生道：「我有幾個義弟，我要叫他們來見見您；」話剛說完，便有五六個穿着紅衣圍着大帶子的人，出來排列在階下。和尚就大聲吩咐他們道：「你們拜見拜見這位韋先生，假使你們出去行劫而遇着韋先生，那就早已沒命了！」

飲食既畢，和尚又對韋生道：「我做這門行業，已經長久了。現在我年紀已老，要想痛改前非，洗手不幹了。可是不幸得很，我有一個小子，武藝竟在我之上，而他卻不肯改過，仍然要做強盜。將他留在世上，終究是個禍根，現在就請您給我除掉他罷！」說完，便叫道：「飛飛呀，你可以

出來參見韋先生了！」飛飛應聲而出；韋生看他年紀纔不過十六七歲，穿着一件長袖的碧衣，皮肉柔嫩，竟不像是個有武藝的人。又聽那和尚吩咐他道：「你到後堂去伺候韋先生罷！」和尚便交給韋生一柄寶劍，和五粒銅彈，說道：「請您用盡您的武藝，將他殺了罷；免得將來因他而連累我。」和尚這一番做作，當然是虛偽的。他不過要看看韋生的武藝；同時也要使韋生看看自己人的武藝罷了。當下便引韋生走進後堂，隨即關上了門，反鎖而去。

韋生看後堂四角都點着明燈，照得雪亮。那飛飛笑吟吟地執着一枝短鞭，站在堂中。韋生便張弓發彈，自以為一定可以打中他的；不料飛飛舞動短鞭，竟將幾粒銅彈，必立卜六地一齊敲落在地上。一眨眼的工夫，他已經跳在梁上；只見他沿着堂壁，一步一步虛踏着，來往如飛，竟快得和猿猴一般。韋生見彈丸既打不中，便使起寶劍追趕他。飛飛忽上忽落，一躲一閃，離開韋生竟不過尺把地方；可是韋生只能削斷他幾節鞭，卻不能傷他一根毛。過了一刻之後，和尚開門問道：「韋先生您已代我除了禍根沒有？」韋生無法，只得老實告訴他。和尚裝出一種失望

的神氣，回頭看着飛飛道：「從此以後，韋先生可以證明你是個賊了！我不知你將來怎樣纔好哩？」

這一夜，和尚和韋生談論談論劍術和弓箭的法則，很爲融洽。一直到天亮，便送韋生和他的家眷到歧路之口，又將一百匹絹贈給韋生，兩人纔垂淚而別。

*

*

*

*

*

*

【原文】唐建中初，士人韋生，移家汝州，⁴中途逢一僧，因與連鑣，言論頗洽。日將夕，僧

指路歧謂曰：「此數里，是貧道⁵蘭若，⁶郎君能垂顧乎？」士人許之。因令家口先行，與僧行十餘里不至。韋生問之，即指一處林烟曰：「此是矣。」及至，又前進。時已昏夜，韋生疑之，素善彈，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，懷銅丸十餘，方責僧曰：「弟子有程期，適偶貪上人，⁷清論，勉副相邀；今已行二十里不至，何也？」乃彈之，正中其腦。僧初若不覺，凡五發必中，僧始捫中處徐曰：「郎君莫惡作劇。」韋駭之，無可奈何，亦不復彈。良久，至一莊墅，數十人列火炬出迎。僧延韋

生入一廳中，笑曰：「郎君勿憂。」因問左右：「夫人下處如法無？」復曰：「郎君且自慰安，卽就此也。」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，供帳甚盛，相顧涕泣。卽就僧，僧掣韋生手曰：「貧道，盜也；本無好意。不知郎君技若此，非貧道，亦不支也。今日固已無他，幸不疑耳。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。」乃舉手搗腦後，五丸墜焉。有頃布筵，具蒸犢，犢上筍刀子十餘，以餅環之。揖韋生就坐，復曰：「貧道有義弟數人，欲令謁見。」言已，朱衣巨帶者五六輩，列於階下。僧叱曰：「拜郎君！汝等倘遇郎君，則成壘粉也！」食畢，僧曰：「貧道久爲此業，今向遲暮，欲改前非；不幸有一子，技過老僧，幸爲我斷之。」乃呼：「飛飛出參郎君。」飛飛年纔十六七，碧衣長袖，皮肉如脂。僧曰：「向後堂侍郎君。」僧乃授韋一劍，及五丸，且曰：「乞郎君盡藝殺之，無爲老僧累也。」引韋入一堂中，乃反鎖之。堂中四隅，明燈而俟。飛飛當堂執一短鞭。韋引彈，意必中；丸已敲落。不覺躍在梁上，循壁虛躡，捷若猿猴。彈丸盡，不復中；韋乃運劍逐之。飛飛倏忽逗閃，去韋身不尺；韋斷鞭數節，竟不能傷。僧久，乃開門問韋：「與老僧除得害乎？」韋具言之；僧悵然顧飛飛曰：

「郎君證成汝爲賊也！知復如何？」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；天將曉，僧送韋路口，贈絹百匹，垂泣而別。

見劍俠傳 唐段成式撰

三 壁龍

柴紹之弟（原傳不載名），很有氣力；而且身手輕健，趨捷異常。他能够聳身向上一躡，便好像飛在空中；隔開十幾步，纔下地來。

唐太宗要試驗他的本領，便命他去盜取趙國公長孫無忌的鞍轡；一面特地派人去通知無忌，叫他留心守備。那一天，無忌便加派家人，用心看守着馬上的鞍轡。到夜裏，忽然看見好像有一隻大鳥，飛進府來；倏忽之間，便把鞍轡割去了；要追也追不上。

太宗又命他去盜取丹陽公主的鑲金函枕。他飛進內房，看見公主正睡在枕上；便用手捻了一些泥土，悄悄地撒在公主臉上；公主覺得面上有物，難免把頭一擡；就在這一擡頭的時候，

他已經用另外一個枕頭，換去那鑲金函枕了。公主一直到第二天起身，纔發覺到枕頭已換。

他曾經穿着皮靴，平空走上峭立的磚城，而不用手攀援。又能夠踏着佛殿的圓柱，一直到頂上，捻着椽子，常常聳身而上，越過十丈高的樓閣，而一無障礙。

他有這樣輕捷矯健的本領，所以那時候的人，送他一個外號，叫做「壁龍」。後來太宗恐怕他有不測的行爲，而沒有人可以制伏他，便說：「此人不應該留在京城裏。」就放他出去做外官了。

【原文】

唐柴紹之弟某，有材力，輕趨迅捷，踊身而上，挺然若飛，十餘步乃止。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，且先報無忌，令其守備。其夜，見一物如鳥，飛入宅中，割鞍韉而去，追之不及。又遣取丹陽公主鑲金函枕，飛入內房，以手撚土公主面上，舉頭，卽以他枕易之而去。至曉乃覺。嘗着吉莫靴，走上磚城，手無攀援。又以足蹈佛殿柱，至簷頭捻椽。越百尺樓閣，了無

障礙。太宗奇之，曰：「此人不可處京師，」出爲外官。時人號爲壁龍。

壁龍傳 唐馮延巳撰

四 玉簫女苦戀韋僕射

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，在少年時候，遊學到江夏地方，寄寓在姜使君的家裏。姜使君有一個兒子，名叫荆寶，年紀還幼，還在讀書。雖然稱韋臯爲兄，而侍奉很爲恭敬，好像是對待父輩一般。荆寶有一個小丫鬟，名叫玉簫，年纔十歲。荆寶常常派她去侍候韋臯，很爲勤慎！後來玉簫年紀漸長，她和韋臯不免發生了戀愛的情緒。

後來韋臯接到叔父的來信，督促他回鄉。他和荆寶——尤其是玉簫，依戀不捨，便和荆寶 玉簫約定：少則五年，多則七年，一定來娶玉簫做侍妾。又留下一隻玉指環，給玉簫作爲信物。

過了五年，韋臯沒有信息。玉簫便在鸚鵡州神廟裏，許願祈禱，希望韋臯至遲七年，一定來娶她。不料等到七年以後，韋臯還是不來。玉簫失望，竟絕食而死。姜家憐惜她的節操，便將韋臯

贈她的玉指環，給她戴在中指上，然後好好地殯葬。

又過了幾年，韋臯做劍南西川節度使了。到任三天之後，把監獄裏所有的罪犯，完全帶上堂來審問。分別他們的輕重，一一定罪；又伸雪了許多冤案。當時受審的人，大約有三百多名。其中有一個罪人，身上戴着刑具，偷眼看着廳上的韋臯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位僕射，是從前的韋兄呀！」接着他認準了，便高聲道：「僕射，僕射！您還記得姜家的荆寶麼？」韋臯聽說，不免一驚，便脫口答道：「我很記得。」那人又道：「我就是荆寶呀！」韋臯再一端詳，認明不錯；便道：「你犯甚麼罪而陷在獄裏呢？」荆寶答道：「我和您分別以後，讀書應試，已經及第，被委青城縣令。因為家人不留心，燒毀了衙門倉庫，和印信等重要公物，以致犯罪入獄。」韋臯便說道：「這是家人所犯，本不是你的罪過。」說罷，立刻替他申雪，解除刑具；一面奏請朝廷，仍舊恢復他的官階。只因亂事初平，公事太忙，沒工夫問起玉簫。

過了幾天，公事稍定。韋臯便問荆寶道：「玉簫在何處呢？」荆寶道：「您上船動身這一天，

和她約定至多七年來娶她。她空等了七年，您始終不來；可憐她便絕食而死了！」韋臯聽說，傷感不已。

這時候，有一個道士祖山人，據說他很有法術，可以使韋臯和已死的玉簫相見；韋臯便請他作法。這天夜裏，玉簫果然來與韋臯相會。她說：「我在這十天之後，便要托生。再過十三年，仍然來做您的侍妾。」——古時候的人本來是很迷信的，尤其是文人，常要穿鑿附會，所以還有下面的一段情節：

後來韋臯在隴右立功（參看吐氣揚眉說韋臯篇）。德宗在位的時代，他始終鎮守西川，官職一直升到中書令。皇帝信任他，百姓擁戴他，聲望很為隆重。到他生日那一天，各處官民都來慶壽，送來的禮物，當然都是珍奇寶貴的東西；獨有東川廬姓送來一名歌姬，年紀不到十六歲，名字竟也叫做玉簫。韋臯再將她的容貌仔細一看，竟宛然就是從前姜家的玉簫，並且她中指上凸起一個肉圈，好像是戴着從前所贈的玉指環。韋臯歎道：「我今天纔知道人的生死，好

比是一往一來；看玉簫的事情，便可以知道了！」

* * * * *

【原文】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，少遊江夏，¹⁰止於姜使君宅。姜氏孺子曰荆寶，雖兄呼於韋而恭事之禮如父也。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，年纔十歲，常令祇事韋兄。玉簫年漸長大，因而有情。時韋得季父書，促歸。韋昏瞑拭淚，遂與言約：少則五載，多則七年，取玉簫；因留玉指環一枚。既五年，不至；玉簫乃禱於鸚鵡洲。¹¹又逾二年，至八年春，玉簫歎曰：「韋郎一別七年，是不來矣。」遂絕食而殞。姜氏憫其節操，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。後韋鎮蜀，到府三日，訊鞠獄囚，滌其冤濫輕重之繫，近三百餘人。其中一輩，重器所拘，偷視聽事，¹²私語云：「僕射¹³是當時韋兄也。」乃厲聲曰：「僕射，僕射，憶姜家荆寶否？」韋曰：「深憶之。」曰：「即某是也。」公曰：「犯何罪而重繫？」答：「某拜辭之後，¹⁴以明經及第，選青城令。家人誤燕解舍庫牌印等。」韋曰：「家人之犯，固非己尤。」即與雪冤，仍歸墨綬。時屬大軍之後，草創事繁，經數日，

方問玉簫安在？姜曰：「僕射與伊留約，七載是期；逾時不至，乃絕食而終。」韋聞之，悽惋。且想念之懷，無由再會。時有祖山人者，有術能令逝者相親；韋延之作法。清夜玉簫果至，謝曰：「旬日便當托生；卻後十三年，再爲侍妾。」後韋以隴右功，終德宗之代，理蜀不替。累遷中書令。¹⁵天下嚮附。因作生日，節鎮所賀，皆真珍奇；獨東川¹⁶盧姓送一歌姬。未當破瓜之年，亦以玉簫爲號。觀之，乃真姜氏之玉簫也。而中指有肉環隱出，不異留別之玉環也。韋曰：「吾乃知存歿之分，一往一來；玉簫之事，斯可驗矣！」

見雲溪友議

唐范攄撰

五 破鏡重圓

詞章家每每寫到夫婦的離而復合，常有一「破鏡重圓」這個典故。下面所載的這段故事，便是這個典故的來源。

南朝陳後主時代，太子舍人徐德言，娶後主（叔寶）的妹子樂昌公主爲妻。公主的才學和姿色，在當時都稱第一。這時候，陳國的政事已經腐敗，德言明知道不久將要大亂。夫妻倆恐

怕不容易互相保全，便對公主道：「你有這樣好的才學和姿色，如果國亡之後，一定要被新朝的權貴所得，這一來，我和你便永遠斷絕了。倘然你我的感情和緣分，還不致於斷絕，那末，我總希望你還有相見的日子。我們在目前，且預備一種信物。」於是將一面圓鏡打破，夫妻倆各執一半；同時約定道：「我和你如果分離，那末你在正月十五日，將這半面破鏡，派人到市上來出賣；我如果同在那個地方，便也在十五日到市上來尋訪。」

等到陳國滅亡之後，樂昌公主果然被擄，送進了越公楊素的家裏，就做了楊家的侍妾。楊素因他有才有色，非常寵愛。德言經過國亂，骨肉離散，吃盡了千辛萬苦，纔走到京城。想起了他的妻子，便在正月十五那天，姑且到市上去訪問訪問看。果然看見有一個老僕，在市上出賣半鏡；他故意把代價說得很高，旁人見他把半面破鏡，要賣這麼大的價值，都覺得可笑，那知道他是訪人而並不是賣鏡呢？

德言一見，果然有人賣半鏡，不用說，這就是公主所派的人了。於是驚喜不盡，便招呼那老

僕，一直帶他到寓所裏。一面用酒飯款待他，一面把夫婦離散，以鏡爲信的經過情形告訴他。同時又拿出自己所藏的半鏡，和那所賣的半鏡一合，果能裂縫完全相符。那老僕一見，也明白他就是自己的鏡主所要訪的人無疑了。德言隨即題一首詩，交給老僕帶去。詩道：「鏡與人俱去，鏡歸人不歸；無復嫦娥影，空留明月輝。」

樂昌公主接到德言的詩，便知道他丈夫也在京裏；可是侯門深如海，相思不相見，她的淒涼是可想而知的了。從這天起，公主便整日價啼啼哭哭不飲不食了。

後來楊素聽得這一件事，纔知道這個侍妾，竟是亡陳的公主；並且從中還有這樣一段可憐的情節。當下激動了惻隱之心，立刻找到了德言，把妻子還給他；又贈了他許多財物，公主便跟着德言回到江南，夫妻居然到老。

【原文】

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，後主叔寶之妹，封樂昌公主。才色冠絕。時陳政方亂，

德言知不相保，謂其妻曰：「以君之才容，國亡必入權豪之家，斯永絕矣；倘情緣未斷，猶冀相見，宜有以信之。」乃破一鏡，各執其半；約曰：「他日以正月望日，賣於都市，我當在，卽以是日訪之。」及陳亡，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，寵嬖殊厚。德言流離辛苦，僅能至京，遂以正月望日，訪於都市。有蒼頭賣半鏡者，大高其價，人皆笑之。德言直引至其居，設食具，言其故，出半鏡以合之。仍題詩曰：（見前）陳氏得詩，涕泣不食。素聞之，愴然改容，卽召德言還其妻，仍厚遣之。

陳氏與德言歸江南，竟以終老。

見本事詩

唐孟啓撰

六 强中更有强中手

貞元年間，長安地方彈琵琶的名手，要算康崑崙爲第一了。

有一年，長安大旱；德宗皇帝下詔，移駕到南市去求雨。長安的百姓們，便乘御駕到南市的這一天，大大地熱鬧一番。一班有名的樂工，便在天門街上作音樂的競賽。天門街的東市，要算

康崑崙的琵琶最好，總以為街的西市沒有人可以和他為敵了。康崑崙便在綵樓上用盡工力，彈了一曲。

不料這時候，街的西市居然也搭起一座彩樓來；當然也有樂人出來獻技了。東市的人，大家都譏誚他們自不量力。在康崑崙奏技的時候，那西市的綵樓上，走出一個女郎，拖着一枝琵琶，先向樓下宣布道：「我也彈康崑崙所彈的曲子。」說着便坐下奏技。她一下手，撥動弦索；不料那琵琶的聲音，竟和轟雷一般的響亮，奇妙得出神入化。康崑崙一聽之下，不由得要吃驚害怕起來。

後來康崑崙找到那女郎的寓所裏去，要想投拜為師；却不料那女郎換了衣服出來相見，竟是個光頭的和尙。原來他本是莊嚴寺的和尙，名叫善本，俗姓段。對於琵琶，有獨特的造詣。西市的豪家，知道他的本領；要想壓倒東市的康崑崙，替西市人掙面子，所以特地用極厚的報酬，請他出來，喬裝改扮，登樓獻技。可以使人家說一句康崑崙連一個女子都不如。

過了一天，德宗知道這件事，便傳旨宣召善本，進宮見駕。命他將平生所能的技術，完全獻出來。德宗聽罷之後，非常稱讚，便命善本教授康崑崙。善本奏請叫康崑崙當場彈一個調子聽。等到彈罷，善本道：「你的本領何以如此複雜？而且還兼帶邪僻的聲音。」康崑崙驚道：「大師真是神人啊！我在幼年初學藝的時候，是鄰居的一個女巫所教；後來又換過幾位教師。大師的鑒別，竟有如此精細，佩服佩服。」善本又奏道：「請叫康崑崙從此不要接近樂器，要經過十年，使他把從前所學的邪聲雜調，一概忘掉；然後纔可以從新教授。」德宗准奏。康崑崙也很有毅力，居然服從善本的教誨。十年之後，再拜善本爲師；後來果然完全學得了善本的妙技。

*

*

*

*

*

*

【原文】

琵琶在貞元中，有康崑崙爲第一手。始遇長安大旱，詔移南市祈雨。及至天門街，市人廣較勝負，鬪聲樂。卽街東有康崑崙琵琶最上，必謂街西無以敵也。遂令康崑崙登綵樓，彈一曲。其街西亦建一樓，東市大誚之。及崑崙度曲，西市樓上出一女郎，抱樂器先云：「我

亦彈此曲；「及下撥，聲如雷，其妙入神。崑崙卽驚駭，乃拜請爲師。女郎更衣出見，乃僧也。蓋西市豪族，厚賂莊嚴寺僧善本，姓段，以定東塵之聲。翊日，德宗召入，令陳本藝，異常嘉獎。乃令教授崑崙。段奏曰：「且請崑崙彈一調。」及彈，段曰：「本領何雜兼帶邪聲？」崑崙驚曰：「段師神人也！臣小年初學藝時，偶從鄰舍女巫學，後又易數師。段師精鑒，如此玄妙也。」段奏曰：「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，使忘其本領；然後可教。」詔許之，後果盡段之藝。

見樂府雜錄 唐段安節撰

七 果然她唱我的詩

王昌齡、高適、王之渙，都是開元年間有名的詩人。這三人的詩名是相等的；并且都是在功名上不很得意的人。彼此志同道合，相交爲友，常常同行同住。

有一天，天氣很冷，天空中稀稀疎疎地飄着雪花。他三人便雅興勃發，同上酒樓去飲酒賞

雪正在淺斟低酌的當兒，忽然有十幾個伶人，同上酒樓來會宴。這三位詩人，都是寒酸的窮措大。看這班伶人，都是錦衣華服，氣派不凡，只得讓出酒座，搬到屋角裏火爐旁邊去圍爐飲酒。一面便瞧着這班伶人們的會宴的熱鬧。

過了一回，又有四個妙年美貌的妓女，陸續進來，參加會宴。她們的奢華豔麗，當然更加不必說了。她們和她們團團地坐了一桌，真好像珊瑚玉樹，耀眼生光；這三位窮詩人，便縮在屋角裏飽餐秀色。

他們酒過幾巡，便奏樂唱歌。所唱的都是當代名人所做的詩詞歌曲。昌齡便對他的同伴道：「我們三人，都很有詩名，可是我們自己卻分不出誰優誰劣？今天倒得到一個評判的機會了。我們只要聽他們所唱的詩詞，是屬於我們那一位所做的為最多，便算那一位勝。」高適和王之渙也表示同意。當下便聽一個伶人唱道：

「寒雨連江夜入吳，

平明送客楚山孤；

洛陽親友如相問，

一片冰心在玉壺。」

這一首是王昌齡所做的；昌齡使用手在壁上一畫道：「一絕句。」接着另一個伶人唱道：

「開簾淚沾臆，

見君前日書；

夜臺何寂寞？

猶是子雲居。」

這一首是高適所做的絕詩；適也在壁上一畫道：「一絕句。」又聽一個伶人唱道：

「奉帚平明金殿開，

強將團扇共徘徊；

玉顏不及寒鴉色，

猶帶昭陽日影來。」

這又是王昌齡的詩；昌齡又在壁上一畫道：「二絕句。」他們三人之中，要算王之渙得名最早。可是在此刻，王昌齡和高適的詩，那伶人們都已唱到；獨有之渙的作品，還未入選。他不免有些抱愧。便說道：「這一班人，多不是上等的名伶；他們所唱的詩詞，多不過是些村俗的作品罷了；那種高雅的詩詞，他們那敢亂唱呢？」說着，便在那四個妓女之中，指定一個最美麗的妓女道：

「等到她唱的時候，如果不唱我的作品，那末我便終身不敢和你們二位競爭了；可是她如果居然唱我的詩，那末你們應當拜我爲師。」王昌齡和高適便笑着等候。過了一刻，又唱過了幾個伶人和妓女，便輪到王之渙所指定的那個妓女唱了。只聽她慢轉珠喉，唱出一首詩道：

「黃河遠上白雲間，

一片孤城萬仞山；

羌笛何須怨楊柳？

春風不度玉門關。」

這一首果然便是王之渙的名作。之渙得意非常，便戲弄王昌齡和高適道：「田舍奴，我的話怎樣？我豈是亂說的嗎？」於是他們三人，興高采烈，嘻嘻哈哈地笑個不停。

那一班正在會宴的伶妓們，聽他們縱聲大笑，便引起了注意；又不知他們三人何故大笑？便有人問道：「你們三位郎君，何以如此開心啊？」昌齡便把姓名和剛纔預約競賽的話，告訴他們。這一班伶人和妓女，天天唱着他們的詩詞，大家心裏都是非常企慕的，可是從來不曾見過面。今天居然在無意之中，會到他們；便一齊下拜道：「我們都是俗眼，不認識三位神仙。」拜

罷起身，又請他們過去入席。他們三人便加入他們的宴會，盡歡而散。

* * * * *

【原文】開元中，詩人王昌齡、高適、王之渙齊名。時風靡未偶，而遊處略同。一日天寒微雪，三人共詣旂亭，貰酒小飲。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，登樓會宴。三詩人因避席室隈，映擁爐火以觀焉。俄有妙妓四輩，尋續而至。奢華艷曳，都冶頗極。旋則奏樂，皆當時之名部也。昌齡等私相約曰：「我輩各擅詩名，每不自定其甲乙；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，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。」俄而一伶拊節而唱，乃曰：「寒雨連江夜入吳，平明送客楚山孤；洛陽親友如相問，一片冰心在玉壺。」昌齡則引手畫壁曰：「一絕句。」尋又一伶謳之曰：「開篋淚霑臆，見君前日書；夜臺何寂寞？猶是子雲居。」適則引手畫壁曰：「一絕句。」尋又一伶謳曰：「奉帚平明金殿開，強將團扇共徘徊；玉顏不及寒鴉色，猶帶昭陽日影來。」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：「二絕句。」之渙自以得名已久，因謂諸人曰：「此輩皆潦倒樂官，所唱皆巴人下里詞耳；

豈陽春白雪之曲，俗物敢近哉！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：「待此子所唱，如非我詩，吾卽終身不敢與之爭衡矣；脫是吾詩，子等當須列拜牀下，奉吾爲師。」因歡笑而俟之。須臾，次至雙鬢發聲，則曰：「黃河遠上白雲間，一片孤城萬仞山；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渡玉門關。」¹⁹之渙卽擲揄二子曰：「田舍奴，²⁰我豈妄哉！」因大諧笑。諸伶不喻其故，皆起詣曰：「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？」昌齡等因話其事。諸伶競拜曰：「俗眼不識神仙，乞降清重，俯就筵席。」三子從之，飲醉竟日。

見集異記

唐薛用弱撰

八 殺巫求雨

武宗會昌年間，晉陽縣令狄惟謙——是狄仁傑的後裔——做官清廉守法，不怕勢力強暴的人，在當時確是一位好官。

這一年，縣屬地方，從春天到夏天，久旱不雨；幾百里以內的田地，都已經枯燥得不能種植，

顯然是成爲旱災了。惟謙在晉祠祈禱，也毫無效驗。

那時有一位郭天師，她本來是并州地方的一個女巫。自小學得了些畫符念咒的法術，就常常替人家做那「厭勝」的鬼法兒，騙錢過活。偏有一班迷信的愚民去信任她。後來由監軍使帶她進京，她又和皇宮裏的貴人們牽引聯絡，就在皇宮裏進進出出；最後居然由皇帝賜她一個「天師」的名號。後來仍舊回到并州。這時晉陽天旱，大家都說：「如果能够將郭天師請得到晉祠，那就一定可以下雨了。」惟謙救民心切，就去懇求郭天師，請她來求雨。那郭天師起初是有意留難，不肯答應；後來又經惟謙恭恭敬敬地請了本州的主帥，親自去迎接，她纔肯允許。於是就預備了車駕，排列了旛蓋，動身上路；惟謙又親自給她帶馬，氣派好不威嚴。

郭天師既到晉祠，當然又是一番隆重的鋪張設備。她先在庭前，裝腔做勢地鞠躬祈禱一番；第二天對惟謙道：「我替你飛符到天上請雨，已經得到天帝的命令；你務必要有至誠。三天之內，雨就可以足了。」自從這消息傳出以後，本縣四鄉城裏城外的人，都聚集着等候。不料三

天期滿，並無效果。她又道：「這災難的起源，實在是由於縣令的沒有德行。我替你再告天帝，要七天之後，纔能有雨。惟謙就自己認罪，供奉得越加恭敬。不料到期以後，仍然不下一點雨。那郭天使無法支吾，竟馬上要回并州去了。惟謙仍然拜留道：「天師既然爲救百姓而來，務必再請天師虔誠求請。」好一個兇狠狡猾的郭天師，就怒氣勃勃地罵道：「你這懦弱無能的小官兒，壓根兒不知天道；天氣還不肯下雨，你卻還要留住我做甚？」惟謙又連忙低聲下氣地說道：「並非我再敢煩勞天師，我是預備明天給天師餞行呀。」當下又警戒左右侍從的人道：「我已經被天師所辱，那裏還說得上是做官呢。明天我有甚麼事情指揮你們，你們務一一遵照我的話做。不論是、非、好、壞，我自己承當，不與你們相干。」卻原來狄惟謙在這時候已經打好主意了。

等到第二天天亮了，門還未開；那郭天師已經把行裝馬匹整理完畢預備動身了。可是狄惟謙昨天說是餞行，而此刻酒餚之類一樣也不供設。活該這郭天使死期已到，她一看沒有設筵，就坐在堂上大聲斥罵。惟謙立刻改變了一副嚴正的態度說道：「好大胆的正道女巫！你與妖

作怪，嚇唬民衆，已有多年了；今天死在目前，還敢說要回去嗎？」隨即叱令侍衛們將郭天師抓下座來，在神前鞭背二十下；然後將她丟在水裏溺死。

晉祠前面有一座山，大約有十丈高。惟謙將郭女巫處死之後，隨即就在山上設席焚香；先將侍從的吏役們都放他們回去，他卻獨自一人，穿起了全套官服，手捧朝笏，就在如火的烈日之下，端端正正地站着等雨。那全城百姓，聽說邑長打死天師，人人驚心動魄，頓時亂哄哄地議論奔走，非常害怕。這時候，火熱的太陽，已經晒得地面上如沸如湯。忽然天上浮出一片烏雲，先將惟謙所站的地方遮任；接着四面的烏雲，也蓬蓬勃勃地如飛而集；只聽得幾陣雷聲，就下了好一陣大雨。各處曠野田地之間，沒有一處不滔滔滾滾地淌着水。半年以來的旱災，一旦解除；就有幾千民衆，喜孜孜地擁護着邑長走下山來。

本州的主帥起初聽說邑長打死天師，不免動怒；後來眼見他居然用一片精誠，求得甘霖下降，也就很爲敬異。隨即將此事奏明朝廷，皇帝便下詔褒獎惟謙，還有許多賞賜。

狄惟謙殺巫求雨這件事，雖然也許是偶然巧合而成；但是在那個時候，上下迷信神權，自然都說是清官的精誠所感。不過女巫郭天師的虛偽惑衆，經狄惟謙這一番作爲，總算完全打破了！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【原文】

會昌中，晉陽²¹令狄惟謙，仁傑²²之後。守官清恪，不畏強禦。屬邑境亢陽，自春徂夏，數百里田皆荒耗。禱於晉祠，略無其應。時有郭天師者，本并州女巫；少攻符術，多行厭勝。監軍使攜至京國，因緣中貴，出入宮掖，遂賜天師號。旋歸本土。僉曰：「若得天師一至晉祠，則不足憂矣！」惟謙請於天師，初甚難之；既而敦請主帥，遂親往迓焉。巫者唯唯；乃具車駕，列旛蓋，惟謙躬爲控馬。既至祠所，盛具供帳，罄折庭中；翌日，語惟謙曰：「我爲爾飛符上界請雨，已奉天帝命，必在至誠，三日雨當足矣。」繇是四郊士庶雲集。期滿無徵；又曰：「災軫所興，良由縣令無德。我爲爾再告天，七日方合有雨。」惟謙引罪，奉之愈謹，竟無其效；乃驟欲入州。復拜

留曰：「天師已爲萬姓來，更乞至心祈請。」悖然而詈曰：「庸瑣官人，不知天道。天時未肯下雨，留我將復奚爲？」乃謝曰：「非敢更煩天師，俟明相餞耳。」於是宿戒左右：「我爲巫者所辱，豈可復言爲官耶？」詰旦有所指，揮汝等咸須相稟。是非好惡，予自當之。迨曉時，門未開，郭已嚴飾歸騎；而狄酒殺供設，一無所施。郭乃坐堂中，大恚訶責。惟謙遂曰：「左道女巫，妖惑日久，當須斃在此日，焉敢言歸？」叱左右於神前鞭背二十，投之於水。祠有山，高可十丈，遽命設席焚香，從吏悉皆放還，簪笏立其上。於是闔城駭愕，云邑長杖殺天師，馳走紛紜，觀者如堵。時砂石流爨，忽起片雲，大如車蓋，先覆惟謙立所；四郊雲物會之。雷震數聲，甘雨大澍，原野無不滂流。士庶數千，自山擁惟謙而下。州將以殺巫者，初亦怒之；既而精誠感應，深加嘆異，表列其事。詔書褒異，特頒朱綬銅章，賜錢五十萬。

見劇談錄 唐康駢撰

九 裴晉公濟困扶危

元和年間，有一位新奉委命的湖州錄事參軍，在未到任之前，被強盜中途搶劫，隨身所帶的行李以及赴官文件，都被劫一空。他只得在近地討得一件破舊衣服，沿路東借西乞，回到旅店裏。

這家旅店，逼近晉國公裴度的府第。這時候，晉公請假在家；常常穿着便服，出外閒遊。偶然走進這家旅店來盤桓。無意間，和那參軍相見，隨便講了幾句話。後來說得投機，便對揖就坐，盤問這參軍的景況。那參軍不知他是晉公，便道：「我的悲慘的遭遇，說出來是人家不忍聽的！」說着，他便涕淚交流了。晉公很爲憐惜，便細問他的情節。那參軍道：「我住在京裏幾年，好不容易，纔奉委到湖州去做錄事參軍。不料在路上被盜，所有隨身的行李和公文簿冊，一概被劫；只剩了這一條命。這還算是件小事。還有一件令人悲憤的事情，便是我的未婚妻，不久快要迎娶，竟被那郡裏的長官，強行帶去，已經獻進晉國公府裏去做姬妾了。晉公一聽，不免詫異，可是面上仍然不露聲色。再問道：「你未婚妻姓甚名誰？」答道：「姓某，字黃娥。」晉公這時候身穿紫

色衫袴，便對他說道：「我是晉公的校尉。我且到府裏去打聽打聽，究竟有沒有這個人？」說罷，便起身辭去。那參軍自晉公去後，倒有些後悔了。因爲他想到此人或者是晉公親信的人；他如果進去一說，恐怕自己要受禍。所以他這一夜，既疑惑，又害怕，竟不能入睡。

到天明以後，那參軍姑且到晉公府前去探探消息，聽說晉公已上朝去了。到晚，忽然有一位穿赭黃衣服的吏員，到店裏來說：「令公傳召新任湖州的錄事參軍。」他聞命之下，不知是禍是福，不免倉皇無措，當下只得跟着進府。那吏員將他引進小客廳，便說道：「令公在上，你叩見罷！」那參軍慌忙下拜，戰戰兢兢地不敢仰視。晉公叫他起來坐着講話；他起身偷眼一看，卻原來這位晉公，便是昨天在店裏和自己談話的人。於是再三謝罪。晉公道：「昨天聽你所講的情節，確是可憐，現在我來解除你的悲痛罷。」說罷，便命人開箱，取出一封官誥遞給他。卻原來已經重新命他去做湖州錄事參軍了。他不禁大喜，正要稱謝；晉公又道：「黃娥我命她與你同去上任罷。」於是又命人將黃娥送到旅店裏，使他夫妻相會。同時又送他一千貫錢做路費。他

更加喜出望外，便倒身下拜，說不盡許多感激涕零的話。後來他夫妻倆啓程赴任去了。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※

【原文】

元和中，有新授湖州²³錄事參軍，未赴任，遇盜攘剽殆盡，告勅歷任文簿，悉無才遺。遂於近邑丐故衣，迤邐假貸，卻返逆旅。旅舍逼晉公第。時晉公在假，常微服出遊。偶至店，相揖而坐，與語周旋，問及行日，對曰：「某之苦事，人不忍聞！」言發涕零，晉公憫之，細詰其事。對曰：「某住京數歲，授官湖州，遇寇蕩盡，唯餘微命。此亦細事耳。某將娶而未親迎，遭郡牧強而致之，獻於上相裴公矣！」裴曰：「子室何姓氏？」答曰：「姓某，字黃娥。」裴時衣紫衫袴，謂之曰：「某卽晉公親校也，當爲子偵。」遂問姓名而往。其人復悔之，此或中令之親近，入白當致禍也。寢不安席。遲明，姑往偵之，則裴已入內。至晚，忽有赭衣吏詣店，稱令公召；其人聞之，惶懼倉卒，與吏俱往。延入小廳，拜伏流汗，不敢仰視；卽延之坐，竊視之，卽昨日紫衣押衙也。因謝過再三。中令曰：「昨聽所話，誠心惻然，今聊以慰爾憔悴。」卽命箱中取官誥授之，已再除湖

州原職矣。喜躍未已，公又曰：「黃娥可于飛²⁴之任也。」特令送就其逆旅。行裝千貫，與偕赴任所也。

見英雄傳

唐雍陶撰

十 廖有方的義舉

廖有方在元和乙未年應試落第，便到四川去遊歷。走到寶雞縣西，住在公寓裏。忽聽得隔壁有人呻吟，覺得很為悽苦。過去一看，只見有一個少年書生，病在牀上，景況貧苦已極。有方問他的來歷。那書生淒然答道：「我辛辛苦苦應了幾回試，都沒有中舉……」說着瞪起了黯淡無神以目光，向有方看了一回；最後，向有方叩頭道：「我只能把我的屍骸拜託先生了！」說到這裏，力氣已盡，不能再說了。有方要想請人給他醫救，可是那書生等不到醫，便氣絕而死。死者本人，已無值錢的行李。有方因為他同是讀書人而身亡客地，不覺起了惻隱之心。便賤價賣去了自己的鞍馬，給他棺斂安葬。又苦於不知他的姓名和籍貫，只得在墓碑上題一首詩銘道：

「嗟君歿世委空囊，

幾度勞心翰墨場；

半面爲君申一慟，

不知何處是家鄉？」

諸事辦妥，纔動身離去。

後來有方從西川回到東川，經過靈龕驛。那驛將訪知是廖有方，便特地迎接他到自己家裏，殷勤款待。驛將的妻子，又親自出來拜見，意態非常親熱，竟好像是骨肉至親一般。有方被他夫婦倆挽留著，接連住了半個月。飲食起居，非常優厚。有方猜不出他們和自己有甚麼緣分？只怕他們存心不良，不免疑惑，於是便堅決告辭。不料那驛將的妻子，竟又嗚嗚咽咽地哭出聲來。臨別的時候，他兩夫婦又贈送許多很名貴的繒錦，用一匹馬馱着。到這時候，那驛將纔和方明說道：「郎君今春在寶雞所葬的秀才胡綰，是我妻子的哥哥。我夫婦欽佩郎君的高義，又感激郎君的恩德，這一點贈品，略表我夫婦的敬意。」有方這纔知道那死者的姓名，和他夫婦此番優待的緣由。當下不肯收受他們的贈品，而他夫婦倆卻務必要請收納。有方道：「我是一

個讀書的男子，偶然代葬了一位同道的人，並不是一件甚麼大事，不敢收受這樣重大的酬報。說罷，便上馬動身。可是那位驛將，卻又騎馬帶着錦馱，追送上來。又過了一驛，還沒有分離。有方沒法，便不顧他的贈品，竟自前進；那驛將又牽住了有方的衣襟，無論如何，不肯將錦馱帶回去。終於將這一馱繒錦，丟棄在林野之中。

這件事，傳遍了遠近，都說有方重義，驛將知恩。地方長官便申報州官，州官又奏報朝廷。於是朝中文武官員，都願意和有方結識，彼此引見，同聲欽佩。明年，李逢吉主持薦舉，廖有方便應試及第，改名游卿。大家都稱他爲皇唐的義士，居然中外聞名！那驛將姓戴名克勤，也一再提陞，做到很高的官職。

*

*

*

*

*

*

【原文】

廖有方，元和乙未歲下第遊蜀。至寶雞西，適公館。忽聞呻吟之聲，乃於間室之內，見一貧病兒郎，問之，對曰：「辛勤數舉，未遇知音。」所際叩頭，久而復語，惟以殘骸爲託；餘

不能言。擬求療救，俄忽而逝。遂賤鬻所乘鞍馬，備棺瘞之；恨不知其姓名，題爲銘曰：「嗟君歿世委空囊，幾度勞心翰墨場；半面爲君申一慟，不知何處是家鄉？」後廖君自西蜀迴至東川，路至靈龕驛。驛將迎歸私第，及見其妻，有同懿親。淹留半月，極賓主之分。有方不測何緣，悚惕尤甚。臨別，其妻悲啼，贈繒錦一駄，價值數百千。驛將曰：「郎君今春所葬胡綰秀才，卽某妻室之兄也。」始知亡者姓氏，貽物終不納；夫婦堅意拜上。有方曰：「僕爲男子，偶然葬一同流，不可當茲厚惠。」遂促轡而前。驛將奔騎而送，復逾一驛，尙未分離。廖君不顧其物，驛將執袂，各恨東西，物乃棄於林野。鄉老以義事申州，州將以表奏朝廷。文武宰僚，願識有方，共爲導引。明年，李逢吉知舉，有方及第，改名游卿。聲動華夷，皇唐之義士也。驛將戴克勤，亦甄昇極職。

見雲溪友議

唐范摭撰

十一 夜明簾

唐玄宗時代，姚崇和張說同爲宰相，而各有仇恨。有一次，姚崇在便殿裏奏陳張說的罪狀；玄宗一聽大怒，便道：「張說既如此不法，你回到中書省，應該將他交給了御史中丞，共同查辦。」隨卽下詔，交給姚崇。這時候張說本人還沒有知道，已經騎馬先回。姚崇急忙叫到御史中丞李林甫，把詔書交給他。林甫道：「張說很有智謀；此番一定要重重地辦他，而使他無可逃遁。」姚崇道：「丞相得罪，不可以逼迫過份。」林甫便道：「我知道您一定不忍下辣手的；那末，張說也不致於有甚麼大害呀！」於是，李林甫只將詔書，交給了一個小御史承辦。

在以前，張說家裏有一個教授的書生，和張說最寵愛的一個侍婢相愛；被張說查出了，大爲震怒！要將他交給地方官嚴辦。不料那書生高聲說道：「主公！看見了美色而情不自禁，這是人的常情，主公要知道遇到急難的時候，有用到任何人的地方；您也何必吝惜一個婢女呢？」張說聽他說得奇怪，又見他很有膽氣，便變更主張，釋放了他；并且又將那侍婢嫁給了他。那書生自然感謝，便帶了他的情人，出去同居——這還是幾個月以前的事情。

在張說被劾這一天，那書生忽然匆匆地跑來叩見。張說見他愁容滿面，便問何事？他道：「我感激主公的大恩，早想找尋報答的機會。今天聽說主公被姚丞相所害，罪案快要成立，旦夕之間，便可以發生危險，而主公自己還沒有知道。現在我想定計策，要想拿了您所有的寶物，前去獻給九公主，請她在皇帝面前代為懇求。如果辦得到，主公便可以免禍了！」張說聽說，不免大驚，只得聽從他的主張，便將自己所有的寶物，一件一件指給他看；那書生看完之後，總說不夠。張說又低頭思索了一回，忽然說道：「近來有人將一軸雞林郡所出的夜明簾，寄來送給我；這夜明簾，確是一件奇寶，你看可用不可用？」書生道：「這就夠了。」隨即請張說親筆寫一封信給九公主，懇求他在天子面前代為求情。寫好了信，他立刻帶了書信和夜明簾，急匆匆地告別出府。

當天夜裏，那書生親自去叩見九公主，稟明了張說這件事。又呈上了張說求情的信，便將夜明簾做禮物，最後又對公主道：「皇上難道不能回想從前在東宮做太子的時候，張說曾經

之；兼以侍兒與歸，書生一去數月，忽一日訪說，憂色滿面。言曰：「某感公恩，思報者久矣。今聞公爲姚相所構，外獄將具；公不知之，危將至矣。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，用計於九公主，必能立釋之。」說因歷指所寶，書生皆云未足。說又凝思久之，忽曰：「近有雞林郡²⁵以夜明簾爲寄者。」書生曰：「事濟矣。」因請說手札數行，懇以情言，遂急遽趨出。逮夜，始及九公主第。書生具以說事言，兼用夜明簾爲贄。且謂主曰：「上獨不念在東宮時，而今反用讒耶？」明早，公主上謁，具爲奏之；上感動，因急命高力士²⁶就御史臺，宣前所按事，並罷之。書生亦不復再見矣。

見英雄傳

唐雍陶撰

十二 夢的世界(一)

自古以來，一般修道的人，迷信着成仙成佛，長生不死，所以把人生百把年壽命，看得極爲短促。常說道：「做了一世人，譬如做了一場夢。」還有一班失意的文人，抱着消極主義，也學着修道人的口吻道：「人生富貴榮華，好比一場

春夢。」——相傳春天很容易做夢，所以叫做「春夢。」——在他們所著的文章裏，也常常可以看到「人生如夢」咧，「浮生若夢」咧，這一類的詞句。自從李泌做了一篇枕中記和李公佐做了一篇南柯記之後，於是又多了幾句古典派的詞句，就是：「黃梁一夢」和「南柯一夢」；或者是「夢醒黃梁」和「夢醒南柯」。

枕中記和南柯記文字都是很美妙，情節都是很曲折的。從文學的立場上說，的確是兩篇好文章；不過我們要明白，這是兩篇寓言，並不是兩件事實。

現在我先來介紹枕中記。

開元十九年，道士呂翁，經過邯鄲路上，住在旅館裏；擺好了牀鋪，攤開了被褥，身靠着布囊，坐着休息。過了一會兒，邯鄲地方有一個姓盧的少年，騎着青色的馬，將要到田間去工作，也就攔在這旅館裏。他和呂翁牀鋪相連，彼此談笑，很為暢快。後來盧生看呂翁的衣服和行李，都很破舊，就歎曰：「大丈夫生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得意，竟窮困到如此地步麼？」呂翁道：「我看你身體

肥胖，一無疾病；剛纔我們說說笑笑，正在適意的時候；而你忽爾唉聲歎氣地說窮困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」盧生道：「我也不過是個苟且偷生的人罷了，那有甚麼適意呢？」呂翁道：「照你這樣，還說不適意；那末，你要怎樣纔算適意呢？」盧生道：「應當要建功立名，出去做大將，入朝做首相；飲食聲色，都要隨意揀選；使我一族的人更加茂盛，而一家的用度也非常寬裕，照這樣纔可以算得舒適。我有志在學問上，而又喜歡研究各種藝術。自己想想，總以為在當年要做一個官是很容易的事情。現在我年紀已經過了壯年，仍舊還要去田裏的工作，你想，我不是窮困是甚麼呢？」說完之後，覺得有些疲倦，要想睡了。這時候，旅館主人正在蒸黃梁飯。呂翁就在布囊裏拿出一個枕頭，交給盧生道：「你用這個枕頭枕着睡，就可以使你榮華富貴，樣樣稱心如意。」盧生看那枕頭是瓷質的，兩頭都有一個洞，就低頭枕着睡去。

盧生入睡之後，看見枕頭上的洞很大，而且裏面有亮光，好像可以住人；就移身進去，恍恍惚惚就到了自己家裏。起初是娶了清河地方姓崔的女子做妻子，容貌很美麗，財產很豐富。因

此衣服用品，就一天一天地奢華起來了。第二年，被舉爲進士，名次很高，從此就解除了平民的衣服去做校書郎了。又經過皇帝親試，給他做渭南縣尉。又升做監察御史和起居舍人，擔任撰作皇帝的詔書。三年之後，就升爲正任官，出守陝州。盧生是喜歡在土地上立功的；他曾經從陝西開八十里河道，使交通上得到便利，本地人特地立碑頌揚他的功德。又升汴州嶺南道的採訪使。又進京去做京兆尹。這時候，神武皇帝正辦夷狄外族的事情；吐蕃的會長新諾羅莽布侵略內地，節度使王君奭剛剛戰敗而死；陝西甘肅一帶地方，人心非常恐慌。皇帝要選用將帥，就將盧生加御史中丞的頭銜，做河西隴右節度使。盧生大破吐蕃兵，開闢九百里地方，特地建築三個大城，防守要緊地點。北方的邊境，完全靠他鎮守；特地立碑紀錄盧生的功績。回朝之後，皇帝論功行賞，對他非常優待，又轉任御史大夫，吏部侍郎。他的名望，很爲清高貴重，衆人對於他，也非常佩服。不料因此就大爲宰相所忌，造出一種謠言來暗地陷害他。皇帝就將他降官，出去做端州刺史。

三年之後，皇帝召他回朝，委他做戶部尚書。不久，又委他做中書侍郎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和蕭令嵩、裴光庭同時管理國家的大政。前後經過十年，大家都稱贊他是個賢明的宰相。不料同等階級的官，又要害他；說他和邊地的將帥交結，要圖謀造反。皇帝降旨，拘他下獄；官府的吏員，帶領捕役，到他家裏，很急迫地追尋他。盧生驚慌已極，恐怕要被判死罪，就哭着對妻子道：「我的家本在山東，家裏有良田幾百畝，不愁飢寒；何苦我要出來求官呢？現在弄到這個地步，我再要想穿着短衣，騎着青馬，逍遙自在，地走在邯鄲路上，恐怕是不能夠了！」說着，舉刀就要自殺。他的妻子，急忙救下，幸而不死。這件事的結果：和他同時得罪的人，都被判死刑；盧生幸虧有內宮裏的貴人保護，得能夠減去死罪，革職罷官。

幾年之後，皇帝明白他的冤枉了；再命他出來做官，封做趙國公，待他仍復很有恩典。他生了五個兒子，名叫儻、儻、儻、儻、儻；孫子也有十幾個。所結的親戚，也都是有名的貴族。這時候，他又是非常榮耀了！

總計盧生的一世，曾經兩次受罪，被罰到五嶺以外；又一再做到宰相，出京入朝，以及往來在尚書省裏。三十餘年之中，官高勢盛，在那個時代，確是沒有人比得上他。到晚年的行爲，很奢華，很放蕩，喜歡安逸和快樂。家裏後庭的音樂和女色，都是他家所不及。皇帝前後賜他的田地、房屋、美人、名馬，多得不可計算。後來年紀漸老，屢次想告退辭官，皇帝不許。最後，他生病了，宮中貴人，接接連連地來問候拜望；有名的醫生和上好的藥物，統統請到辦到；皇帝又特派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到他家裏來慰問，可是終於逃不出一個死；有一夜，竟死去了！

盧生一面死去，一面就欠伸着夢醒。看見自己正睡在旅館裏，回頭看呂翁也在旁邊。旅館主人所蒸的黃粱，還沒有蒸熟。眼前所看見的物件，樣樣都和剛在未睡之前相同。他就一跳而起，說道：「我難道是做了一場大夢麼？」呂翁笑着對他說道：「人世間的事情，也不過如此罷了！」盧生沒精打采地好一回，對呂翁表示感謝道：「這人生受寵和受辱的定數，以及得意和失意的道理，生和死的情形，我大概知道了！這明明是您先生用這枕頭來點化我，使我打消心

裏的慾望啊！我豈敢不受教導呢？」說完，就向呂翁拜了幾拜而去。

* * * * *

【原文】

開元²⁷十九年，道者呂翁²⁸經邯鄲²⁹道上邸舍中，設榻施席，攤囊而坐。俄有邑中少年盧生，乘青駒，將適於田，亦止邸中。與翁接席，言笑殊暢。久之，盧生顧其衣裝敝褻，乃歎曰：「大丈夫生世不諧，而困如是乎！」翁曰：「觀子膚極腴，體胖無恙，談諧方適，而歎其困者，何也？」生曰：「吾此苟生耳，何適之爲？」翁曰：「此而不適，於何爲適？」生曰：「當建功樹名，出將入相，列鼎而食，選聲而聽，使族益茂而家用肥，然後可以言其適。吾志於學而游於藝，自惟當年朱紫³⁰可拾，今已過壯室，猶勤田畝，非困而何？」言訖，目昏思寐；是時主人蒸黃梁³¹爲饌。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，曰：「子枕此，當令子榮適如志。」其枕瓷而竅其兩端；生俯首就之，寐中見其竅大而明，若可處，舉身而入，遂至其家。娶清河崔氏女，容甚麗而產甚殷。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。明年，舉進士，登甲科，³²解褐³³授校書郎，應制舉，³⁴授渭南³⁵縣尉，遷監

察御史，起居舍人，爲制誥，三年卽眞，出典陝州。³⁶生好士功，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，邦人賴之，立碑頌德。遷汴州³⁷嶺南³⁸道採訪使，入京爲京兆尹。³⁹是時神武⁴⁰皇帝方事夷狄，吐蕃⁴¹新諾羅龍莽布內侵，節度使王君奭，新被敗死，河湟⁴²震恐。帝思將帥之任，遂除生御史中丞，河西⁴³隴右⁴⁴節度使，大破戎虜，開地九百里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，北邊賴之，以石紀功焉。歸朝策勳，恩禮極崇，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。物望清重，羣情翕習；大爲當時宰相所忌，以飛語中之，貶端州⁴⁵刺史。三年徵還，除戶部尙書。未幾，拜中書侍郎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與蕭令嵩裴光庭同掌大政十年，號爲賢相。同列者害之，遂誣與邊將交結，所圖不軌，詔下之獄。府吏引徒至其門，追之甚急。生惶駭不測，泣謂妻子曰：「吾家本山東，良田數頃，足以禦寒餒；何苦求祿而令及此，思復衣短裘，乘青駒，行邯鄲道中，不可得也！」引刀欲自裁；其妻救之，得免。共罪者皆死；生獨有中人保護，得減死論黜免數歲。帝知其冤，復起爲中書令，封趙國公，恩旨殊渥，備極一時。生有五子：儻倜儻位倚，其孫十餘人，姻媾皆天下族望。凡兩竄嶺表，再登台鉉，

出入中外，迴翔臺閣，三十餘年間，崇盛赫奕，一時無比。末節頗奢蕩，好逸樂，後庭聲色皆第一。前後賜良田、甲第、佳人、名馬，不可勝數。後年漸老，屢乞骸骨，⁴⁶不許。及病中人候望，接踵於路；名醫上藥畢至；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。一夕卒。盧生欠伸而寤，見方偃於邸中；顧呂翁在旁，主人蒸黃粱尙未熟。觸類如故，蹶然而興，曰：「豈其夢寐耶？」翁笑謂曰：「人世之事，亦猶是矣。」生憮然良久，謝曰：「夫寵辱之數，得喪之理，生死之情，盡知之矣！此先生所以望吾欲也，敢不受教。」再拜而去。

見枕中記

唐李泌撰

夢的世界(二)

一 淳于棼好酒任俠

東平淳于棼，是往來在吳楚一帶地方的俠士。性情慷慨，很有義氣，而不肯拘守細小的品行。家裏積聚着很大的財產，養着一班雄豪的賓客。他曾經憑着武藝，在淮南軍營裏做偏將。因

爲酒醉發脾氣，觸怒了主帥，終於被斥逐出。從此不得意。每日在外面任性放蕩，盡量飲酒，這樣地生活着。

他的家，住在廣陵郡東面。住宅的南面，有一株年代很久的大槐樹，枝條和樹幹，高而且長，枝葉所遮的地方，足有幾畝大。淳于生和這班豪客，常常在樹下飲酒作樂。

二 槐安國招駙馬

貞元七年九月裏，有一天淳于生飲得沈醉異常，由兩個朋友，扶着回家，睡在東面的邊屋裏。他就枕之後，就昏昏沈沈地睡去了。恍恍惚惚，夢見兩個穿紫衣的使者，向着他跪拜道：「槐安國王差我小臣，傳命令來邀您去。」淳于生就不知不覺地下了榻，整整衣服，跟着兩個使者到門口。看見門口停着一輛青色油漆的小車，駕着一隻白毛的牯牛，左右有七個侍從的人，扶着淳于生上車。出了大門，向着那株槐樹過去。走到樹下，見有一個地穴，那使者就把車輛趕進了穴。淳于生心裏疑惑，但也不敢動問。忽然看見那地方的山水風景，以及草木道路，都和人世

上不同。向前走了幾十里路，又看見一座城，車馬行人，在路上往來不絕。那城是紅色的門，上面有一座城樓，樓上橫着一方匾額，題着「大槐安國」四個大金字。管門的人，就趕過來下拜迎接。接着有一個騎馬的人傳話道：「大王因為駙馬從遠道而來，現在且請到東華館安息。」說完，就向前引導。過了一回，走到一所宅子，正門大開，就請淳于生下車進去。裏面的房屋，色彩很美麗，雕刻很精細。庭下種着許多很名貴的花木和果樹。屋裏的桌椅，以及毯子、褥子、簾子、幃子，也都是珍奇之品。又陳列着許多豐美的餚饌和食品。淳于生非常歡悅。又聽得傳呼道：「右丞相到了。」淳于生就走下庭階，恭恭敬敬地等候着。接着有一個大官，穿着紫色的衣，執着象牙的笏，緊步上前，和淳于生相見，凡是賓主應有的禮節，樣樣完備。那右丞相就請他同去朝見國王。走到王宮之後，只見又是一座紅門，門口左右排列着矛戟斧鉞之類的許多儀仗；還有幾百名官吏和軍士，整齊嚴肅地分立在兩旁，氣象很是威武。右丞相引淳于生走上一座大殿，那皇帝御前的侍衛，更加嚴肅了。向上一看，只見那國王端端正正地坐在正位上，穿着白練的衣，戴

着朱色的冠，態度威嚴。淳于生恐懼得有些發抖，就不敢擡頭再看。左右的侍衛們叫淳于生下拜。國王道：「前次奉令尊的命令，承他不嫌我這小國，允許我把次女瑤芳嫁你爲妻。」淳于生聽說以後，只自俯伏着，不敢講話。國王又道：「現在且請回賓館休息，然後再舉行結婚的儀式。」

過了一回，右丞相仍舊和淳于生回到賓館裏。就在這天夜裏，預備着羔雁幣帛種種禮物，舉行結婚。一切禮節上的事事物物，以及音樂、肴饌、燈燭、車騎之類，應有盡有。宮裏那一班女子，有的稱爲華陽姑，有的稱爲清溪姑，都是帶着幾十名從人，戴着翠鳳冠，穿着金霞帔，容貌體態，非常妖麗。言語談笑，也都巧妙。另外有三個男子，穿着很整齊的冠服，上前來拜道：「我們奉命來侍候駙馬做儂相。」又過了一刻，聽見傳話道：「駙馬可以進去了。」這三位儂相立刻替淳于生換上冕服，佩上寶劍。接着就有幾十名仙姬，奏起各種異樣的音樂，聲音婉轉而且清亮，不是人世上所能聽到的。另有幾十名執事人，擎着燈燭，在前引路。一路上張着金翠的步障，足有幾里長。淳于生端坐在車中，心裏恍恍惚惚，覺得非常不安。車到一處，房屋名號叫做修儀宮，淳于生

下車登堂揖讓升降，以及結婚禮節，一概和人間相同。等到撤去了障扇之後，就看見他那新夫
人了。據說這是金枝公主；淳于生看她年紀不過十四五歲，美麗非凡。

淳于生自從和金枝公主結婚之後，情義一天厚似一天。所有一切排場和種種享用，不過
比國王稍差一點罷了！後來國王命淳于生和滿朝官僚整頓武備；淳于生就帶着兵隊，在靈龜
山大規模地打獵。那座山，峯高嶺險，樹木茂盛，一切飛禽走獸，都生在山裏。淳于生和所帶的兵
士，獵得許多禽獸；過了一夜，纔整隊回朝。

三 守南柯聲勢極盛

有一天，公主對淳于生道：「你難道不想做官嗎？」淳于生道：「我是個放蕩已慣的人，不
懂得政治。」公主道：「你儘管做罷，我自自然應當幫助你。」公主就去請求國王，給他丈夫做官。
過了幾天之後，國王對淳于生道：「我國的南柯郡，以前的太守治理不善，已經斥革；現在要想
借重你的才幹，去做太守。你就和我女兒同去罷！」淳于生恭恭敬敬地拜受教命。國王便命主

管的官吏，備辦太守的行李。公主和駙馬出守大郡，滿朝文武官員，當然是加意奉承。就送出許多金玉錦繡的箱籠奩具，以及車馬、奴婢，式式完全，陳列在大路上，給公主和駙馬餞行。淳于生從少年以來，本是往來游俠的人，並不曾有甚麼富貴的妄想；今天居然達到這個地步，當然喜出望外。這天夜裏，國王和夫人，又在國都的南方替她夫婦倆餞行。國王對淳于生道：「南柯本來是本國的大郡，土地非常肥美，百姓衆多，和出產非常豐富。做太守的人，如果不用優良的政洽手腕去治理它，是不能成功的；你要好好地去做啊！」夫人又誥戒公主道：「淳于郎性情是剛強的，而且喜歡飲酒，再加他還在少年時代；做妻子的道理，總以柔順爲宜。你如果能夠好好地事奉他，我就不必憂慮了！」淳于生夫婦倆受命之後，就拜辭向南而去。他們坐車的坐車，騎馬的騎馬，一路上談談說說，非常歡樂！

走了幾天幾夜，纔到南柯郡。那裏的老百姓，備着音樂、車駕，排齊了侍衛隊伍，爭着出郊來迎接。這時候路上人馬擁擠，打鼓敲鐘，儀仗排列到幾十里路長，真正是熱鬧極了！走了一程之

後，遠遠地看見一座城池，隱隱地看見城裏的房屋，氣象很爲興旺。走進一座大城門，門上也有
一方大匾額，題着：「南柯郡城」四個大金字。隨卽到了郡府；府裏前廳後軒，多用赤色的髹漆，
門上都排列着兵器，氣派很是威嚴，房屋也很深遠。淳于生到郡做太守以後，整頓民間的風教，
解除民衆的痛苦，這樣經過二十年，政績非常美滿。全郡百姓，都頌揚他的功德，有的給他立功
德碑，有的給他造一座生祠。國王也非常看重他，特地賜他封地，又給他爵位。他在任上生了兩
兒兩女。這時候的興盛和光榮，在槐安國裏，竟沒有人可以比得上。

四 盛極而衰

這一年，鄰近有一個檀蘿國，起兵來侵犯南柯郡。國王命淳于生訓練將士去抵禦他。淳于
生便命周某爲將，帶三萬兵士，在瑤臺之下，和敵兵大戰。周某自以爲剛勇，輕視敵人；不料竟被
敵兵戰敗。淳于生向國王請罪，國王赦免了他。更不料這個月裏，公主忽然得病，不到十天就死
了。淳于生連遭不幸，不免心灰；就自請解除太守的官職，把公主的靈柩，起運回國。國王和夫人

身穿素衣，在城外迎接，淒涼萬狀。隨即將公主葬在盤龍岡。

淳于生住在邊境多年，和國中的重要大臣，都有往來；幾家貴族，也都有交情。自從南柯郡罷官回國以後，出入不守一定的規矩；並且他的威名和聲勢，也一天勝以一天；因此國王就對他懷疑，恐怕他造反。這時候，國裏有人上表道：「上觀天象，已有預兆。本國將要發生極大的恐怖，將來京都要遷移，祖宗的祠廟也要被破壞。這個禍祟起在王家的外族身上，而就在國門以內。」這時的議論，都說是淳于生奢侈自大的報應。因此，國王便把淳于生的侍衛隊解散，並且命他住在自己府裏，禁止出外游俠。淳于生自以為鎮守南柯多年，並不會做過甚麼大壞事；難免心裏鬱悶，口出怨言，國王也是知道的。後來就命令淳于生道：「我家和你結為親戚以來，已經二十多年了；不幸小女短壽而死，這真是一件傷心的事情。夫人因為憐惜女兒的緣故，所以留着外孫自己養育着。」又道：「你離家也已經多年了，可以暫時回家去一趟，見見自己的親族；幾個外孫兒女，留在這裏，你不必紀念。」淳于生道：「這裏就是我的家呀！還叫我回到何處

去呢？」國王笑道：「你本來是人世間來的，你的家，不在此地。」淳于生聽他這一說，忽然覺得昏昏沈沈朦朦矓矓地好一回，纔醒悟過來，想到了從前的事情，纔哭着表示願意還家。國王回頭叫左右的人送淳于生出國；淳于生便拜別了國王。

五 南柯一夢

淳于生走出地穴，看見自己家鄉的里巷，和從前沒有改變。到家以後，走進家門，跨上階沿，看見自己的身體，睡在東面的邊屋裏；這時候纔醒悟過來，恢復了原有的知覺，重復回到人間。看見家裏的僮僕，正握着掃帚在庭前掃地；一抹斜陽，還照着西面的牆垣；東面窗下的桌上，還剩下幾杯殘酒；兩位朋友，還沒有去。而夢裏倏忽之間，卻已經度過了一世了。連忙叫那兩位客人——就是起初扶他就睡的朋友——攏來，告訴他夢裏的一切。那兩位朋友都以爲奇怪，就和淳于生走出門外，找到槐樹下面的地穴；淳于生指着地穴道：「這就是我剛纔夢中進去的地方。」那兩位朋友道：「這大約是狐狸和木怪的作祟吧！」於是喚到幾名伏役，用刀斧斬斷

槐根上的盤結，找尋它的穴道，探察它的來源。後來在旁邊大約離開丈把路，找到一個大穴，空洞洞，裏外透明。地方有一張牀鋪那麼大，四面積起了一圈泥土，好像是城郭的形狀；還有一塊一塊的土壤，宛然是宮殿臺閣，這就是所謂槐安國的國都了。裏面有無數的螞蟻——大約竟有幾斛——隱隱然聚集着。中央有一座小臺，住着兩隻大螞蟻，白翅紅頭，竟有三寸長；左右還有幾十隻比較小些的大螞蟻輔佐着，其餘的螞蟻不敢走近去，這當然就是國王和夫人，以及一班大臣了。另外又找到一個穴，一直從南枝上去，大約高到四丈光景，路徑彎彎曲曲，頂上方而且平，也有土城和小樓的形狀，也有一大羣螞蟻住在裏面，這就是淳于生所守的所謂南柯郡了。此外在西面，大約離開二里路，又找到一個穴，形勢闊大而下面空虛，其中有一塊朽腐的龜板，有斗底那麼大，得着積雨的滋潤，生長着許多小草，這就是淳于生圍獵的靈龜山。東面離開丈把路，又找到一個穴，中央有一個小土堆，這就是淳于生葬妻的盤龍岡。淳于生一面追想夢中的前事，一面看僕役們打開了地穴，搜盡了形跡，覺得一切的一切，都和夢裏相符，不免

心裏感動。他不願意弄壞它，仍然叫伏役將泥土遮蓋堵塞，恢復原有的形狀。不料這一夜，忽然狂風大雨；第二天再去看看這個蟻國，就此不見，也不知它們遷移到甚麼地方去了。淳于生又想到夢裏在槐安國失勢的時候，國人上表說：「……國有大恐，都邑遷徙，宗廟崩壞，覆起蕭牆，……」這一件事。此番被我發掘，巢穴難免損壞，以及因風雨而遷移，這就是應驗了。他又想到檀蘿國征伐這件事，再和兩個朋友找尋檀蘿國的踪跡。只見離東面一里路的地方有一株大檀樹；樹上纏繞着許多籐蘿，旁邊有一個小穴，也住着許多螞蟻。所謂檀蘿國，難道不就是這裏麼？淳于生感覺到南柯做官的一段經歷，委實浮虛已極。同時又悟到人生在世的百把年光陰，也不過是倏忽之間的事情。從此便戒除酒色，存心進那修道的門了。

*

*

*

*

*

*

【原文】

東平⁴⁷淳于棼，吳楚⁴⁸

游俠之士，慷慨重義，不守細行。累巨產，養豪客。曾以武

藝補淮南⁴⁹軍裨將；因使酒忤帥，斥逐落魄，⁵⁰縱誕飲酒爲事。家屬廣陵郡⁵¹東，宅南有大古

槐一株，枝幹修永，清蔭數畝，淳于生與羣豪常飲其下。

貞元⁵²七年九月，生大飲沉醉，二友人扶生歸家，臥於堂東廡之下。生就枕昏然，忽忽髣髴，夢見二紫衣使者，跪拜生曰：「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。」生不覺下榻，整衣隨二使至門，見青油小車，駕以白牡。⁵³左右從者七人，扶生上車，出大戶，指古槐穴而去，使者即驅入穴中；生意頗深異之，不敢致問。忽見山川風候，草木道路，與人世甚殊，前行數十里，有城郊，車輿人物，不絕於路。入城，朱門重樓，樓上有金書題曰：「大槐安國。」執門者趨拜奔走，旋有一騎傳呼曰：「王以駙馬⁵⁴遠降，今且息東華館。」因前導而去；俄見一門洞開，生降車而入，彩檻雕楹，華木珍果，列植於庭下；几案茵褥，簾幃肴膳，陳設於庭上。生心甚自悅。復有呼曰：「右相且至。」生降階祇奉，有一人，紫衣象簡前趨，賓主之禮敬盡焉。右相請生同行，入朱門，矛戟斧鉞，布列左右。軍吏數百，辟易道側。右相引生升廣殿，御衛嚴肅，若至尊之所，見一人，長大端肅，居正位，衣素練服，簪朱華冠，生戰慄不敢仰視。左右侍者令生拜，王曰：「前奉命尊命不棄小

國，許令次女瑤芳，奉事君子。生但俯伏而已，不敢致詞。王曰：「且就賓館，續造儀式。」有頃，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。是夕，羔雁幣帛，⁵⁵威容儀度，妓樂絲竹，肴膳燈燭，車騎禮物之用，無不咸備。有羣女，或稱華陽姑，或稱清溪姑，皆侍從數十，冠翠鳳冠，衣金霞帔，風態妖麗，言詞巧豔。復有三人，冠帶甚偉，前拜生曰：「奉命爲駙馬相者。」俄傳聲曰：「駙馬可進矣。」三人取劍佩冕服，爲生更衣；卽有仙姬數十，奏諸異樂，婉轉清亮，非人世間之所聞聽。有執燭引導者，亦數十左右。見金翠步障，不斷數里。生端坐車中，心意恍惚，甚不自安。至一門，號修儀宮，生降車，揖讓升降，一如人間。徹障去扇，見一女子，云號金枝公主，年可十四五，儼若神仙。生自爾情義日盛，出入車服，遊宴賓御，次於王者。王命生與羣僚備武術，大獵於靈龜山；山阜峻秀，林樹豐茂，飛禽走獸，無不蓄之；師徒大獲，竟夕而還。

他日，妻謂生曰：「子豈不思爲官乎？」生曰：「我放蕩者，不習政事。」妻曰：「卿但爲之，余當奉贊。」妻遂白於王，累日，謂生曰：「吾南柯政事不理，太守黜廢；欲藉卿才，可屈就之，便

與小女同行。生敬受教命，遂勅有司，備太守行李。因出金玉錦繡，箱奩僕妾，車馬列於廣衢，以餞公主之行。生少遊俠，曾不敢有望；至是大悅。其夕，王與夫人，餞於國南。王謂生曰：「南柯國之大郡，土地豐穰，民物豪盛，非惠政不能治之；卿其勉旃！」夫人戒公主曰：「淳于郎性剛好酒，加之少年，爲婦之道，貴乎柔順，爾善事之，吾無憂矣！」生與妻拜辭南去，登車擁騎，言笑甚歡。

累夕達郡，耆老以音樂、車輦、武衛、鑾鈴，爭來迎奉。人物嗔咽，鐘鼓誼譁，不絕數十里。見雉堞臺觀，佳氣鬱鬱。入大城門，門亦有大榜，題以金字，曰：「南柯郡城。」見朱軒棨戶，森然深邃。生下車，省風俗，療病苦，自守郡二十載，風化廣被，百姓歌謳，建功德碑，立生祠宇；王甚重之，賜食邑，錫爵位。生二男二女，榮耀顯赫，一時之盛，代莫比之。

是歲，有檀蘿國者，來伐是郡。王命生練將訓師以禦之。生命周某將兵三萬以拒賊之衆於瑤臺。周剛勇輕敵，師徒敗績。生請罪，王赦之。是月公主遘疾，旬日薨。生因請罷郡，護喪赴國；

王許之。生哀慟發引，遂達於國。王與夫人，素衣哭於郊，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。

生久鎮外藩，結好國中，貴門家族，靡不是洽，自罷郡還國，出入無恆，威福日盛，王意疑忌之。時有國人上表云：「天象譎見，國有大恐，都邑遷徙，宗廟崩壞，覺起他族，事在蕭牆。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；遂奪生侍衛，禁生游俠，處之私第。生自恃守郡多年，曾無敗政；流言怨悖，鬱鬱不樂。王亦知之，因命生曰：「姻親二十餘年，不幸小女夭折，良用痛傷。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。」又謂生曰：「卿離家多時，可暫歸本里，一見親族。諸孫留此，無以爲念。」生曰：「此乃家矣，何更歸焉？」王笑曰：「卿本人間，家非在此。」生忽若惛睡夢然；久之，方乃發悟前事，遂流涕請還。王顧左右以送生，生再拜而去。

俄出一穴，見本里閭巷，不改往日。至家，入其門，升自階。己身臥於東廡下，遂發悟如初。見家之僮僕，擁篲於庭；斜日未隱於西垣，餘樽尙湛於東牖；夢中倏忽，若度一世。遂呼二客而語之，驚駭！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。生指曰：「此卽夢中所經入處。」客謂爲狐狸木妖之所爲祟，

遂命僕夫荷斤斧，斷臙腫，尋穴究源。旁可袤丈，有大穴，洞然明朗，可容一榻。根上有積土壤，似爲城郭臺殿之狀，卽槐安國都也。有蟻數斛，隱聚其中；中有小臺，二大蟻處之，素翼朱首，長可三寸，左右大蟻數十輔之；諸蟻不敢近，是其王與羣臣矣。又窮一穴，直上南枝，可四丈，宛轉方平，亦有土城小樓，羣蟻亦處其中，卽生所鎮南柯郡也。又一穴，西去二丈，磅礴空虛，中有一腐龜板，大如斗，積雨浸潤，小草叢生，卽生所獵之靈龜山也。又窮一穴，東去丈餘，中有小土壤，卽生葬妻之盤龍岡也。追想前事，感歎於懷，披穴窮跡，皆符所夢。不欲壞之，還令掩塞如舊。是夕，風雨暴發；視其蟻，遂不見，莫知所去。故先言國有大恐，都邑遷徙，此其驗矣。復念檀蘿國征伐之事，又與二友訪跡於外宅；東一里，有大檀樹一株，籐蘿擁織，旁有小穴，亦有羣蟻隱聚其間；檀蘿之國，豈非此耶？生感南柯之浮虛，悟人世之倏忽，遂絕棄酒色，棲心道門云。

南柯記

唐李公佐撰

十三 驕縱的公主

專制時代，公主下嫁大臣或大臣的子弟，她們往往自以爲金枝玉葉，驕縱異常。對於夫家，多不肯守婦道。我們在古人的私家筆記上，常常可以看到。唐朝宣宗皇帝，本是一位賢君，他知道了公主傲視夫家的習氣，曾經有下面所記的一段故事：

宣宗時候，尙書鄭顥，尙萬壽公主。——專制時代，娶公主爲妻叫做「尙」。

有一次，顥的弟弟顥，忽然害病，其勢很重。宣宗命一個使臣，前往問病。那使臣奉旨問病已畢，回朝覆旨。奏罷，宣宗問道：「公主有去問病麼？」使臣道：「沒有。」再問：「公主在何處呢？」答道：「在慈恩寺戲場上看戲。」宣宗大怒，歎道：「一班士大夫，多不願意與我結親，我平常很以爲奇；現在一看，實在是我的女兒太驕傲的緣故。」說罷，便命立刻宣召萬壽公主入朝。公主連忙坐車，進宮見駕，立在階下。宣宗怒容滿面，不瞅不睬。公主站得很久，不見父皇降旨，知道今天一定有事見責，不禁害怕，只得涕泣請罪。宣宗這纔嚴詞責備她道：「你小叔有病，你做嫂嫂

的不去問候問候，卻有興趣去看戲作樂；豈有這種道理？」說罷，立刻命她回家問病。

經過宣宗這一番整飭，一班已經下嫁的公主，都能够謹守婦道了！

*

*

*

*

*

*

【原文】

宣宗時，鄭尙書顥，尙萬壽公主。顥弟顥，嘗得危疾，上使訊之。使迴，上問：「公主視疾否？」曰：「無。」問：「何在？」曰：「在慈恩寺看戲場。」上大怒，歎曰：「我怪士大夫不欲與我爲親，良有以也！」命召公主，公主走輦至，則立於階下，不視久之。主大懼，涕泣辭謝，上責曰：「豈有小郎病，不往視，乃觀戲乎？」立遣歸宅。畢宣宗之世，婦禮以修飭。

見幽閑鼓吹

唐張固撰

十四 薛駙馬

薛萬徹尙丹陽公主。太宗偶然對人說道：「薛駙馬態度神情，有些村氣。丹陽公主聽得自己的丈夫被皇帝嫌憎，以爲可恥。——本來女子的虛榮心是很重的，何況她是帝女呢？所以她

便不肯和萬徹同席同眠，竟然堅持到幾個月。

後來太宗知道了這件事，很覺好笑，便想替薛駙馬掙回這個面子，使他夫婦倆恢復和好。這一天，特地擺酒，宣召薛駙馬侍宴。君臣二人，歡然對飲，有意做出極親熱的情狀。飲對間，和萬徹做握槊的遊戲；用自己所佩的刀子做采物。賭的時候，又假作不勝，便解下佩刀，親自給駙馬佩上。天子這樣的恩寵，確是非常榮耀。自然便有人報告丹陽公主；公主面上便平添了許多光輝，歡喜已極。酒罷謝恩出朝。在臨行的時候，本來是駙馬騎馬，公主坐車的；這一天，公主不等丈夫上馬，便立刻傳命，請駙馬同車而歸。她從此看重萬徹，和皇帝說他村氣的時候大不相同了！

【原文】

薛萬徹尚丹陽公主。太宗嘗謂人曰：「薛駙馬村氣。」主羞之，不與同席，數月。

帝聞而大笑。置酒召對，握槊⁵⁶賭所佩刀子，佯爲不勝，解刀以佩之。罷酒，主悅甚。薛未及就馬，遽召同載而還。重之逾於舊。

見隋唐嘉話 唐劉餗撰

【注釋】

1. 「千牛」是官名。
2. 「崑崙奴」崑崙種族名。即今南洋爪哇等地的馬來人種。皮膚黑而多力。唐朝時候僱用崑崙人做奴僕，叫做崑崙奴。
3. 「擁旄」旄是旗幟之屬。軍門多有旗幟；擁旄，意思是說他有兵權。
4. 「汝州」今河南臨汝縣。
5. 「貧道」和尚自己的謙稱。
6. 「蘭若」寺院的別稱。
7. 「上人」對和尚的尊稱。
8. 「柴紹」唐駙馬。尚平陽公主（高祖女）。
9. 「長孫無忌」複姓長孫，名無忌。洛陽人。太宗長孫。
10. 「江夏」郡名。今湖北武昌縣。
11. 「鸚鵡州」在今湖北漢陽縣西。
12. 「聽事」官吏辦事的大堂，稱為聽事。後世改聽為廳，便成為房屋的名稱了。
13. 「僕射」官名。
14. 「明經」明曉經義。古時用為科舉的名稱。
15. 「中書令」官名。
16. 「東川」四川省的東部；與西川對稱。
17. 「梨園伶官」唐玄宗命伶人在後宮梨園之中，學習戲曲，後世便稱伶人為梨園子弟。教授伶人的官，稱伶官。
18. 「昭陽」漢有昭陽宮，為后妃所住。
19. 「玉門關」古關名。在今甘肅敦煌縣西。漢朝時候是通西域的要道。
20. 「田舍奴」是鄙薄的稱呼。如說「鄉下土老兒」在這裏是戲稱。
21. 「晉陽」今山西太原縣。
22. 「狄仁傑」唐高宗，中宗，睿宗三朝有名的賢臣。官至大理丞。
23. 「湖州」今

- 浙江吳興縣。 24. 「于飛」是說鳳凰雙飛。這裏是說夫妻同行。 25. 「雞林郡」就是新羅國，在今朝鮮境內。 26. 「高力士」玄宗時宦官的領袖。 27. 「開元」唐玄宗年號。 28. 「呂翁」相傳就是呂純陽。 29. 「邯鄲」今河北邯鄲縣。 30. 「朱紫」古時貴官的衣服用朱紫色，所以稱得官叫做拾朱紫。 31. 「黃梁」穀名，即高粱。 32. 「甲科」古時分科取士，又分甲乙等級，所以考試及格名列甲等的，叫做登甲科。 33. 「解褐」又叫做釋褐。解除賤者的衣服，換穿貴者的衣服。 34. 「制舉」天子親自考試士人，叫做制舉。 35. 「渭南」今陝西渭南縣。 36. 「陝州」今河南陝縣。 37. 「汴州」今河南開封縣。 38. 「嶺南」今廣東廣西兩省地方。在五嶺以南。 39. 「京兆」地名。在京城所在地。唐時的京兆，在今陝西西安。 40. 「神武」就是唐玄宗。 41. 「吐蕃」國名。在今西藏地方。 42. 「河湟」黃河和湟水。湟水在甘肅省境。 43. 「河西」黃河以西。指陝西甘肅兩省地方。 44. 「隴右」隴山的右方。指今甘肅省隴山以西之地。 45. 「端州」在今廣東高要縣。 46. 「乞骸骨」大臣年老，請求皇帝准予休官，叫做乞骸骨。 47. 「東平」今山東東平縣。 48. 「吳楚」吳，今江蘇；楚，今湖南湖北。 49. 「淮南」地名。唐置淮南道，在今江蘇安徽淮河以南地。 50. 「落魄」形容失意。 51. 「廣陵」今江蘇省江都縣。 52. 「貞元」唐德宗年號。 53. 「白牯」白毛的牝牛。 54. 「駙馬」官名。魏晉以後，公主的丈夫，都受命為駙馬官。 55. 「羔雁幣帛」嫁娶所用的四種禮物。 56. 「握槊」古時的一種博戲。

Handwritten text on a label, possibly including a date and a name or number.

